

冯骥才 / 著

书房一世界

作家出版社

书房
—
世界

冯骥才／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房一世界 / 冯骥才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0. 1 (2020.5重印)
ISBN 978-7-5212-0787-3

I. ①书… II. ①冯…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72865号

书房一世界

作 者: 冯骥才

责任编辑: 钱 英 杨新月

装帧设计: 合利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212

字 数: 145千

印 张: 7.875

印 数: 20001-30000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5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212-0787-3

定 价: 68.00元 (精)

ISBN 978-7-5212-0787-3



9 787521 207873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书房说

(自序)

作家之特殊是有一间自己专用的房子，叫作书房。当然，有的作家没有，有的很小。我过去很长时间就没有，书房亦卧房，书桌也餐桌，菜香混墨香，然而很温馨。现在已然有了，并不大，房中堆满书籍文稿，但静静坐在里边，如坐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天下大概只有书房里可以这样随心所欲。

这是作家的一种特权。

书房不在外边，在家中。所以，大部分作家一生的时间注定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然而，作家的写作很少与自己个人的生活相关，因为他的心灵面对着家庭外边的大千世界，扎在充满各种烦恼的芸芸众生与挤满问号的社会里。这温暖的书房便是他踏实的靠背，是他向外射击的战壕。因此，对于作家，惟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

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

由于作家的书房在自己家里，作家的家就有特殊的意味：生活的一半是情感的，书房的一半是精神的。当然，情感升华了也是一种精神，精神至深处又有一种情感。

如果一个作家在这个书房里度过了长长的大半生，这书房就一定和他融为一体。我进入过不少作家的书房，从冰心、孙犁到贾平凹，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作家绝不会在自己书房里拘束的，他的性情便自然而然地渲染着书房处处，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在那些满屋堆积的图籍、稿纸、文牒、信件、照片和杂物中，当然一定还有许多看不明白的东西，那里却一准隐藏着作家自己心知的故事，或者私密。

就像我自己的书房。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它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

作家是看重细节的人。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一定会重新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当我一个一个细节写下去，我才知道人生这么深邃与辽阔！

所以我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世界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对于作家，最最神之所往之处，还是自己的书房。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我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的感觉。我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

“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2019.6

于心居

目 录

心居·····	001	潜在的阅读史·····	055	《醒俗画报》·····	110	词典·····	175
丁香尺·····	004	鞋杯·····	058	自绘插图·····	114	林琴南·····	179
西晒的小窗·····	007	檐板·····	060	家庭漫画·····	118	绿茶·····	184
杯中泥土·····	010	桌下足痕·····	062	北川中学课本·····	120	最初的书稿·····	187
王梦白·····	012	单筒望远镜·····	064	虎枕·····	123	异木·····	192
小药瓶·····	014	姥姥的花瓶·····	066	柏林墙·····	126	木狮·····	195
楹联·····	016	闲章·····	068	老黄历·····	128	契诃夫·····	198
架上的书·····	018	绿蔓·····	070	藏巴拉·····	131	巨人的手迹·····	200
劫后余书·····	021	四季风景·····	073	泥人张·····	133	扁担·····	206
节日风物·····	024	案头小品·····	076	读者来信·····	135	杂书与字纸·····	210
板凳佛·····	027	擦擦·····	079	自印书·····	138	手抄本·····	214
连廊·····	029	手稿·····	082	张大千·····	142	书房的革命·····	218
第三张书桌·····	033	笔筒·····	086	故友·····	147	流血的双鹰·····	222
书房的音乐·····	036	意大利小本子·····	088	龙山玉·····	152	唐罐·····	228
万宝龙笔·····	039	花笺·····	091	白沟大将·····	155	三老道喜图·····	232
野鸟·····	042	雉面·····	094	风铃·····	159	津门三论俗解·····	237
拆信刀·····	045	画室为邻·····	097	小表·····	163	移动的书房·····	241
石虎·····	048	硬木树桩·····	100	关公·····	165		
老照片·····	050	老墨·····	103	烛台·····	168		
皮烟盒·····	053	飞来树·····	107	日记·····	172		

文人的书房大都有个名字，一称斋号，我亦然。

古来一些文人作品结集时，常以自己书斋的名字为书名。如蒲松龄的聊斋、刘禹锡的陋室、纪昀的阅微草堂、陆游的老学庵、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等，这例子多了。由于他们作品卓绝，书房之名随之远播，世人皆知。毛泽东的事情不在书斋，自己也很少提及，所以他的菊香书房知之者不多。张大千总把大风堂写在画上，这堂号便威风天下。我去台北大千故居看了看这大风堂，不过一间普通画室，并无异象，远不如他的后花园面山临溪，怪石奇木，意趣盎然。显然由于他的画非凡，才使得他这间普普通通的大风堂，似亦神奇。

我的书房虽有名号，最初却没有一间真正独立的书斋，写写画画一直与吃饭睡觉混同斗室一间，亦睡房，亦饭堂，亦画室，亦书斋。那时我虽然给

这屋子取了“斋号”，却是假的，故作风雅，不提也罢。

后来自己有了真正的书房，渐渐还有了单独的画室，这便有了堂堂正正的斋号。然而，书房的名字与人名不同。人的名字一生很少去变，书房的名字却往往由于人生的阅历而更改。我书房的名字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自己真正认定。画室名为醒夜轩，书斋名为心居。

这由于此时的我，已开始文化抢救，镇日离家在外，各地奔波，身在田野，似与写写画画绝缘。然而，每每回到家中，进入画室，便如野鸟回巢，无限温馨。偶有情致难捺，挥毫画画。然此时此刻，多在夜间，故称自己的画室为“醒夜轩”。

至于去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言难抑，非写不可。那时我面对的抢救工作十分浩繁与艰辛，压力山大，个人身孤力薄，力从何来？惟靠自己。

我相信，人的力量最终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寻找。

故而，我要钻进书房，用一支笔在心中苦苦探寻，去拨开迷雾，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动摇的动力和思想支撑。

书房乃我心居之处，因称心居。



书房景象

丁香尺

我书桌上有一对镇尺，长八寸，原木本色，不着漆，亦无任何雕饰，这是好友张宗泽先生送给我的。他偶得一块丁香木，质好色正，径粗且直，这么好的材料很少遇到，便特意为我做了一对镇尺。他知道我性喜自然，不爱刻意雕琢，故只把木头裁成两根尺余木条，没有任何雕工，线条却极规整。此木有香气，香味殊异，清新沁人，故不上漆，以使香气散发。每每拿它压在笺纸上，伏案写字，香气悠然入鼻，感觉有点神奇，似有仙人飘然而至。因写了两句话，请宗泽分别刻在这一双镇尺上。曰：

水墨画案丁香尺，
茅草书斋月光心。

宗泽为津东芦台镇人。芦台自古为画乡，人颖

悟，多才艺。宗泽是当地工艺公司一员小干部。“文革”后期，我工作的书画社恢复了仿古绘画，一时找不到手艺好的装裱师傅。后来打听到芦台有一位裱画高手，曾在北京荣宝斋干活，便跑到芦台，结识到这位管理手工艺行业的张宗泽。他人朴实厚道，腼腆缄口，喜欢书画，尤好木雕。常在一块木疙瘩上随形雕出许多奇山秀水、怪石异卉、鬼魅神灵，形象灵动又浪漫。我问他出于何种构思，他说信手拈来，一切听凭自然。他还擅长木雕



中间是丁香尺，右为留青竹雕臂搁，左为日本竹节镇纸

书法，能将书法笔画的神韵刻出来。我喜欢这位天生有禀赋的乡间才士，因与他交往数十年，其中自有许多真情实意的小故事。比方我当时出差到芦台，夜宿一家小店，他来看我，闲话间忽跑去给我打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给我解乏。这叫我至今想起心中还会再生感动。于是，这对镇尺一直放在书桌上。更多的不是应用，乃是个中的情味。

— 应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边附着了一些故旧的情意，虽然普通，却不会丢掉。

西晒的小窗

我的书房两面开窗，一朝南，一面西。南窗大而阔，西窗小如洞。显然这房子的建筑师，为了防止西晒太热，故意将窗子开得很小。在我刚搬进来之时，友人建议我堵上这窗户。因为夏天里西晒炽热，窗子再小，阳光直入，也一定会增加书房里的热度。

可是到了秋天，日头变得温和，倘若堵上这扇小窗，岂不拦住了美丽的夕照进入屋中？于是我留下这小窗。

一天，在一位潘姓的朋友的木器店中小坐。这位潘先生颇精古代木器，此亦我之所爱。我家老家具中的上品，一半来自他这小店。他的店名还是我给起的呢，叫作“古木香”。这天与他闲话，谈起我的小窗，他忽起身去拿来一扇花窗，原木素色，包浆厚润，气韵幽雅，一眼便叫人生爱。初看花格简洁精整，细看却不简单，图案里藏着许多“学

问”，竟是众多方形木格连环相套，而且每个方格的四角，都做双曲状，有如花瓣。潘先生说：“这花窗是徽派大宅门的东西，二百多块小木条，全由手工切割的小木榫拼接而成。”他说这东西不可多得，他也只有一片。他叫我拿回家试试，如果我的小窗能用上便再好不过。

我拿到家中一试，居然尺寸正好，上下左右竟然全部严丝合缝！天作之合？我在电话里把这匪夷所思的奇迹告诉潘先生。他却说这一定是我三百年前在徽州定制的。

这话也等于告诉我，这老窗扇是遥远的清初之物。

我的书房不仅多了一件精美的古物，还多了一扇美妙的小窗！我依循古人的办法，在窗扇背面贴上皮纸。温州皮纸绵密柔韧，透亮却隔光，而且隔热。每当夕照临高，雪白的皮纸变得金红明亮，如照巨灯。窗格之影宛如墨画一般，印在窗纸上，美丽又奇异。这样的书斋奇景，是天赐还是人间事物的巧合？

更神奇的是，我这西面大墙外，树林繁盛，树中居住着一些蓝背白肚、修长的山喜鹊。我这小窗居高临下，又从不打开，日久便有山喜鹊飞来，站在窗外的窗台上四下观望，偶尔叫两声，其声沙哑。外边光强时，把它们的影子清晰地照在窗上。鸟影在窗上走来走去。我用手指轻轻敲窗，它们不怕，好像知我无害，并不离去。我若再敲，它们便“嘚、嘚”以喙啄窗，似与我相乐。



小窗夕照时

这样灵气的小窗，谁的书斋还有？

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他柜子上放着两样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一只玻璃杯，里边是土；一个玻璃瓶，里边是水，瓶盖用白蜡封着，防止蒸发。我问主人这是什么。他说他是移居澳洲的台湾人，心怀故土，因带来家乡的泥土与河水。我听了很感动。

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我感动。

壬申年（1992）到自己的老家宁波慈城举办画展时，受到家乡亲人真心爱惜，深感于心。特别是父亲出生的房子与院落犹然还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时正要给父亲迁坟。我忽地想起澳洲那个台湾人的举动，遂在当地的瓷器店买了两只淡茶色的杯子，与同来宁波的儿子冯宽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